漢魏遺書鈔

序錄

唐志劉向五經通義九卷

王應麟序曰劉向辨章舊聞則有五經通義通義

者漢五經課試之學也維漢以文立治以經選士

鴻生傳業支蕃葉滋闡繹道眞探索聖蘊決科射

策則有通義之目以孟子明事則有博文之名趙

岐題辭猶述大槩謹稽合史傳而爲之說曰聖人

作經載道學者因經明道學博而不詳說無以發

羣獻之耿介說詳而不反約無以折衆言之殽亂

故必泝正學之源而後能通乎聖人之海愚自本鐸辥寢經與道榛責孟子闢邪距詖羽翼孔道七篇垂訓法嚴義精知性知天易之奧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要也井田爵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知春秋儒者稱之曰通五經噫若孟氏斯謂之通矣懒哉漢之尊經乎備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置博士九流百八十九家莫非諸子也而通義得述孟子斯文之統紀以一多士之趨向以純其徒綴訓故誦佔

畢而已若稽前載建元五年春五經始立博士元朔五禩通一藝者試之孝元好儒通一經者復之博士十四昉於建武選受四經傚於建初科有甲乙試有家法或試經於太常或試誦說於博士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建言開五十難解釋多者爲上第演文明者爲高說所謂博文明事雖軼不傳然建武中太子諸王欲爲通義而聘鄭衆建初四年會諸儒白虎觀命史臣著通義曹襃傳慶氏禮亦篹通義十二篇觀其名可求其畧矣還觀有漢

之盛鉅儒碩師開門授徒著録至萬六千人經數家家數說章句多者百餘萬言歷禩綿邈湮沒居多嘗即詩禮訓注考之小弁述親親之言王制述貢助徹之法爵祿齒釋於大宰經界釋於小司徒圭田市廛關譏釋於載師廛人司關助有公田國中什一及函矢之說又詳列於考工記珠貫絲組上下洽通蓋傳得其宗無越鄒孟求觀聖道必自茲始否則績以華藻涓以緯候芟茲詭辨稽古曼辭燕說郢書吾道蕪矣焉得而通諸雖然經學至

於通而止漢儒之說何其紛紛也五經通義劉向輯之五經通論沛獻著之程曾通難注丹易通尊已黨同讎殊偏異君子已不能無憾況課試之學以明經爲利祿之塗則通義乃諸儒之筌蹄也其不傳於今有以夫吁師異道人異論漢儒之說猶得以考同異折是非也暨唐貞觀十二年會萃章句爲正義百七十卷由是舉天下宗一說而無深造自得之功若明經又變爲帖誦而口義墨義與焉君子又惜通義之不傳於今也

謨案隋志五經通義八卷不言何人所撰諸書俱
引作劉向唐志因之經義考云唐志尚存觀王伯
厚擬序宋季已無傳矣爲就羣書所引者次於後
餘見正義者不具録實則正義中並未嘗引通義
也今共鈔出後漢書注三條北史一條隋志一條
文選注二條類聚十條初學記六條書鈔八條通
典七條白帖二條御覽十三條事類賦注一條玉
海二條說郛一條

五經通義

漢 沛郡劉向撰　　樂安何儀鳳校

寒暑和合以成歲也故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書鈔

冬至陽動於下推陰而上之故大寒於上夏至陰動於下推陽而上之故大熱於上

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水宿宿外遠人故寒東井火宿宿內近人故暑

日中有三足烏聚類

月中有兔與蟾蜍何月陰也蟾蜍陽也世說注引而作亦陰也

與兔並明陰係於陽也御覽

春洩氣爲雨寒凝爲雪文選注

和氣津液凝爲露露從地出一本作生

寒氣凝以爲霜霜從地升也並御覽

陰陽散爲風風氣無根也文選注

天所以有雷霆風雨霜雪霧露何欲以成歲潤萬物

因以見災異也御覽

震與霆皆霹靂也電謂之雷光也初學記

陰亂則為霧從地汁也書鈔

立春條風至赦小罪出稽留

立夏清明風至出幣帛禮諸侯

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禮西郊

秋分閶闔風至解懸垂琴瑟不張

夏至陰始動而未達故寢兵鼓不設政事所以助養陰氣也書鈔引作所以助微氣之養也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以此助之並類聚

冬至所以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何冬至陽

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政率天下靜而不擾也不周風至則修宮室完邊城廣漠風至則誅有罪斷大刑並初學記

八風者八卦之氣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生也後漢書注

鐘者秋分之氣初學記作音萬物至秋而成至冬而藏堅成不滅絕莫如金故金為鐘相繼不絕也書鈔

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天皇大帝亦曰太一其佐曰

五帝御覽

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牲幣及玉各依方色後漢書注

泰山五嶽之東嶽也爲兗州鎭一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爲羣嶽之長也一名天孫言爲天帝孫也御覽○書鈔引此文云泰山五嶽之長羣神之主故獨封泰山告平於天報神功也

王者所以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事之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自丁寧辛者當自

剋辛也類聚

王者一歲七祭天地仲春后妃郊高禖亦祭天地也書鈔

王者所以因郊祭日月星辰風伯雨師山川何以爲皆有功於民故祭之也皆天地之明神從官也緣天地之意亦欲及之故歲一祭之禮日出於南門外禮月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禮風伯雨師於東門外禮各卽其位也以示明之其祭之奈何曰祭日者懸祭月者毀祭風者明祭雨者布祭山川

者況各象其貌也 御覽

大社在中門之外稷在西并壇王社在藉田之中在國者明天下拜功在藉田者明千畝拜功 玉海

王社藉田中爲千畝報功也文家右社稷左宗廟何文家揔地而王地道長久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也質家左社稷右宗廟社皆有壇者飾也 御覽

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 北史

王者受命而起所以立靈臺靈臺何以爲在於中也國之南附近辟雍依仁宮也靈臺制度奈何師說云積土崇增其高九仞上平無屋高九仞者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顯著御覽

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廱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玉海

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教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爲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類聚引此段義取四方來觀者平均爾諸侯不得觀四方

故闕東以南半天子之學故曰頖宮頖之言半也頖宮水雍其半就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

三王教化之宮皆名爲學曰學校者校之言教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兼用之御覽引此文云夏爲校校之言教也殷爲庠周爲序周家又兼用之鄉爲庠里爲序家爲塾並通典

王者諸侯所以三年以祫五年以禘何三年一閏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祫祫者取未遷廟主合食大祖廟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取已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書鈔

諸侯會天子則以方明爲主覲禮云明木也其形四方六面上玄下黃東青南赤西白北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類聚

號者所以表功德號令天下也謚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謚之善行有善謚惡行有惡謚類聚引作生有善行死有所以爲勸善戒惡也謚之言列陳列其行身雖死名常存故謂謚也問曰天子有天子大號諸侯寧有國大號乎答曰天子居無上之位下無所屈故立大號以勸勉子孫諸侯有爵祿之賞削絀之義鈇鉞

之誅故無所有國之號也顓頊者顓猶專頊猶愉幼少而王以致太平皆自愉儉嗛約自小之意故兩字爲謚帝堯帝舜先號後謚也帝者德盛與天同號謚雖美終不過天也故如其次道之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婦人無爵故無謚

崩薨從何王始乎曰從周何以言之曰尚書曰放勳乃殂落舜曰陟方乃死武王以前未稱崩薨也至成王太平乃制崩薨之義尚書曰翌日乙丑成王崩是

也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爲之斷閔孝子之恩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並通典

諸侯冢樹栢士冢樹槐御覽○廣韻引上句

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所以禁奢後滌邪志通中和也初學記

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王者六樂焉以大一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濩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

爲之制以樂其先祖御覽

五帝三王樂所以不同何樂以象德有優劣故不同也

樂貫和而上質並書鈔

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旄而舞舞書鈔引作衣羽旄衣持羽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武也戚斧干楯也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尙德行仁以斷斬也

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東夷之樂曰佅離

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

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初學記引此二句金爲鐘石爲磬絲爲絃竹爲管匏爲笙土爲塤革爲鼓木爲柷敔並通典

黃帝樂所以爲咸池者何咸皆也池施也黃帝時道皆施於民白帖

湯作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說郛初學記引此文云聞宮聲無不溫雅而和之聞徵聲無不善養而好施者也

歌舞同處而異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下功故歌在堂舞在庭歌以養形歌者有聲舞者有形何言歌在堂也以燕禮曰升歌鹿鳴以是知之何以言舞在庭也援神契曰合忻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戶以是明之御覽○經義考云按劉向曹褒俱撰五經通義羣書所引大都皆向之說

惟太平御覽引此一條竊有可疑度劉向時援神契
未行於世至褒撰禮多雜以五經讖記之文然則此
盡褒十二
篇中語也

歌之言謳也以厚志意故發聲而歌長言

簫編竹爲之長尺有五寸並初學記

鄭國有溱洧之水會聚謳歌相感今鄭詩二十一篇
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又云鄭重之音使人淫
故也白帖

冕制奈何禮器曰冕冠長六寸廣八寸員前冕通典引此
又云王冕夏曰收以入宗廟長尺六寸廣八 緇布冠
寸前趣冕長六寸廣八 寸員冠前下並同

上五采組十二旒夏殷之冕如周制矣其旒色異夏

冕黑白赤組旒殷冕黑黃青組旒書鈔

弁制高五寸前後玉飾隋志○御覽引此文云皮弁冠前後玉飾

玉有五德溫潤而澤有似於智銳而不害有似於仁

抑而不撓有似於義有瑕於內必見於外有似於信

垂之而墜有似於禮御覽

二王之後不考功有誅無絕後漢書注

鄭京曰王者存二代而封及五郊天用天子禮以

祭其始祖行其正朔此謂通三統也三恪者敬其

先聖封其後而已無殊異者也全上○按此條本屬駁異義文後漢書注引之以證通義耳

鄒衍大言天事謂之談天事類賦注

序錄

晉書本傳曰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察孝廉轉佐著作郎遷尚書郎才學博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謹案隋唐二志俱不載此書目玉海經義考祗載書目別無考證今從杜氏通典鈔出二條初學記一條

五經通論

晉　陽平束皙撰　　金谿王　符校

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迎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襃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故春狩於郎書時禮也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此人間小事猶書得時失時況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譏得時失時不善者耶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

於紀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於京
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
於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
傳不譏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
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又按桃夭篇序美婚姻
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
以盛壯非謂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
蓁有蕡其實之子于歸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摽梅
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喓喓

春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詠各異矣周
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之時
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
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萬人必在仲春則其
日月有常不得前郤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
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爲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
而設不以日月爲斷何獨嫁娶當繫於時月乎王肅
云婚姻始於季秋止於仲春不言春不可以嫁也而
馬昭多引春秋之證以爲反詩於難錯矣兩家俱失

義皆不通道年聽婚嫁古正禮也
月令所記非一王之制凡稱古者無遠近之限未知
夏封諸侯何代之與秋祭田邑夏乎殷乎而王據月
令以非祭統鄭宗祭統而疑月令無乃俱未通哉莫
若通以三代說兩氏而不俱一也並通典
男十六可娶女十四可嫁初學記○案文應補入前條

序錄

隋志後漢太尉祭酒許慎撰五經異義十卷唐志鄭康成駮

後漢書本傳曰許慎字叔重汝南邵陵人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于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謨案宋氏經義考云許氏異義唐以後無傳僅散見於初學記通典御覽諸書所引至於鄭康成駮

議三禮正義而外僅存數條故以入佚書今並鈔
出書疏三條詩疏二十七條周禮疏十六條儀禮
疏一條禮記疏六十七條左傳疏七條公羊疏五
條穀梁疏一條史記注二條隋志一條書鈔四條
初學記一條通典八條御覽十條分爲二卷

五經異義卷上

漢 汝南許慎撰　　南昌喻蓀素校

天號

今尚書歐陽說曰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爾雅亦然故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勑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

丑孔子卒稱旻天不弔時非秋天周禮春官疏

駮曰亥之閑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葢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昊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巳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

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丘卒稱昊天不弔無可怪耳 詩王風疏 周禮疏引此文若察於是作若察於時所論下云從四時天各云所別故尚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紫微宮之正直是人逐四時互稱之

三光異義 本文無考

駁曰考靈曜書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 玉海引此文下有通卦驗云春夏晷長七尺二寸四分 云謂五星則差在其內何謂與日同乘黃道及問日日何得在婁角牽牛東井乎答曰黃道數寬廣雖差在內猶不離黃道

或可與上下爲外內 春官疏

日食

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下則其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旣也日食者實是月映之也但日之所在則月體不見聖人不言月來食日而云有物食之以自食爲文闕於所不見也 左傳桓三年疏

鄭駁無考

六宗

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天下及地旁及四方祭法疏引此又作上及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

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 春官疏

駁曰玄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標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

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同上○月令疏引異義六宗賈逵等以為天宗三謂日月星地宗三謂泰山河海鄭氏六宗以為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也雨師也不同賈逵之義○案此疏并以鄭駁牵入異義似有外誤

類祭

今尚書夏侯歐陽說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

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禮王制疏。史記注引異義云非常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時舜告攝非常祭也。御覽又引異義云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

鄭無駁正義云與許同

郊卜

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禮天神享人鬼祭地祇率執事而卜

古春秋左氏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

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魯

於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郊從乃郊不從
即以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御覽
駮曰禮明堂云孟春正月乘大路祀帝于郊又云
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禮記曲禮疏

郊禖

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於高曾
將享及二祧歲禱於壇禘及郊宗石室王者一歲七
祭天地仲春后妃郊禖亦祭天也御覽

鄭駮無考

祭天有尸

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愼引魯郊祀日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曲禮疏

鄭駁無考

方澤

夏至天子親祀方澤侍中騎都尉賈逵說曰魯無圜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禮樂魯用四代其祭天之禮亦宜損於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御覽

鄭駁無考

三望 異義本文無考

駁曰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 詩閟宮疏○按此條當與六宗參考

社

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

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爲后土后土爲社謹案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土公非地祇郊特牲疏

駮曰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伯言土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同上

又駮曰周禮大司樂云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卽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用土示則土示與原隰同用樂也同上○周禮大司樂疏引駮異

義云五變而致土示土示者五土之總神謂社是以變原隰言土示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是社稱土示

又駮曰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曰后土爲社周禮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此五土地者主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爲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是祭社亦在秋也詩甫田疏○按上三條同一駮義而文不相屬

故各從本疏敘錄又禮記祭法疏引鄭駁異義者三曰長職云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一日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一日大司徒職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皆與社義相附並列於此

社主

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又周禮說虞主以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祭法疏○書敘引異義云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栢殷人都亳宜栢也周人以栗周人都豐鎬宜栗也

鄭無駁正義云
從許義

稷

今孝經說曰稷者五穀之長穀種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郊特牲疏

駁曰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詩信南山畇畇原

隰下云黍稷或𧰼或原隰生五穀稷爲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上同

靈臺

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

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葢以茅草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詩靈臺疏○周官肆師疏引此文畧）

駁曰玄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

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即辟廱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廱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其如是也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昭晳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

詩其言宗宗亦足以明之矣又云同言靈者於臺下爲囿沼則似因臺爲名其實亦因相近靈道變行故皆稱靈上同

明堂

今戴禮說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葢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

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南齊書禮儀志引上三句）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座位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葢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謹案今禮古禮各有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玉藻疏）

駮曰玄之聞也戴禮所云雖出盛德記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於辰為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為之明堂位疏引止此

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水土用事交於中

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

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同上

四時之祭

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

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

也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

腎與古尚書同月令疏

駮曰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

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

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
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
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
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
不死爲劇同上○按正義云如鄭此言五行所主則從今文尚書之說

竈神

今戴禮說引此燔柴盆瓶之事古周禮說顓頊氏有
子曰黎爲祝融荆楚歲時記引此下有火正二字祀以爲竈神謹案
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五祀之神王者所祭非老婦

也禮器疏

駁曰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竈陘一何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於四郊而祭火神於竈陘於禮乖也同上

又駁曰王爲羣姓立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三命也二曰中霤主宮室居處也三曰門四曰戶主出入五曰國行主道路六曰大厲主殺也七曰竈主飲食也竈神祝融是老婦通典

祫禘

謹案叔孫通云宗廟有月祭之禮自古而然也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書鈔

駮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禮讖所云故作禘祫志考春秋禘祫之數定以爲三年祫五年禘詩閟宮疏。長發疏引此文以爲禘禮讖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

毀廟

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

毀非尊德之義詩烈祖疏

鄭無駁正義云從鄭無駁而不駁

祧壇

禮祭法云天子有祧遠廟曰祧將祧而去之故曰祧去祧曰壇去壇曰墠皆藏於祖廟有事則禱無事則止御覽

鄭駁無考

祭百辟

公侯祭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夫鬼神之所及非

其族類弗紹其國位百辟國君先有功德於人者今
在其位故報祭之

鄭駁無考

閏月告朔

今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
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
之古春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
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棄時政則不
知其所行此句從御覽采補 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

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玉藻疏引止此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大廟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政至於閏月聚殘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譏之者是也此段從御覽采補

駮曰堯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

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同上

井地

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

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為井賦法積四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 王制疏○按正義云異義九等者據大略國中有山林至衍沃之等言之周禮九等者據授民地肥瘠有九等與異義不同

鄭駁無考

萬國居廣例

今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

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閒田謹案易曰萬國咸寧尚書曰協和萬邦從左氏說王制疏

駮曰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謂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千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八百也至周公制禮之後準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千八百者舉其全數上同

中國方五千里

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經略萬里同上

鄭無駮與許同正義云

雉數

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二丈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何休注云公羊本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二說不同詩鴻雁疏

駁曰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同上

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

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左傳隱元年疏○禮坊記疏引異義古春秋左氏說云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者六尺爲步五六三十故三百丈爲五百步

駮曰鄭伯城方五里以匠人典命正是正丈因其不同故兩申其說同上

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

皆如子男之城冬官匠人疏

駁曰周亦九里城禮坊記疏引作天子之城九里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同上○鄭覽引異義云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按凡條亦係論天子諸侯城雉之制故附於此

萬乘千乘

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間委曲鄉遂公邑細別不同也故魯頌云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是國界計地與鄉遂數不同諸侯城方十里出

賦之時雖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臨
敵對戰之時則同鄉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之屬也
故左傳云邲之戰楚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云兩之
一卒適與是臨軍對陣同鄉法也禮坊記疏。按玉海引此疏自魯頒下至末俟作異義從之

鄭駁無考

田稅

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
十一大貉小貉十一稅天下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

故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二稅一
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畮之賦
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六釜米十六斗案
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
禮同義周官載師疏
駮曰玄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近者
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
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為
常法漢無授田之法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

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夫九井百晦之稅出禾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若然周禮稅法據王畿公羊稅法據諸侯邦國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賦役事眼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從而上中下也

同上

征役

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

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謹案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之制二十二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王制疏

駁曰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閒多其五歲又何太違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取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

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也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同上

祠兵

公羊說甲午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于廟禮也穀梁說亦云出曰治兵習戰也夏官疏

駁曰云祠兵者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周禮司馬職曰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又無祠五兵

之禮同上

湯沐之邑

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王制疏○春秋隱八年引異義左氏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公羊說諸以爲諸侯皆有朝宿湯沐之邑愼以公羊爲非

鄭無駁正義云從許義

五經異義卷上

漢　汝南許慎撰　　　　　　　　古城鄧存㫺校

天子有爵不

易京孟說易有周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太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曲禮疏

駮曰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自周及漢

天子有謚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同上

聖人感天而生

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生民疏

駁曰玄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謂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

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同上

姓氏異義本文無考

駮曰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大傳疏

又駮曰春秋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

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以此言之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史記五帝紀注

九族

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

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尙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

駮曰玄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

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臆度之事

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

皆緦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

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列名喪

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

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左傳桓六年疏

引鄭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又昏禮

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

冠

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

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則巳冠矣隱元年公羊疏○通典引異義云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是喪冠也者恐失矣按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必冠矣

鄭駮無考

人君年幾而娶

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有昬娶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逹於庶人同一也古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

爲婦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昬禮也謹案舜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尙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昬娶不可以年三十非重昬嗣也昬義疏。詩摽梅疏引此文畧

鄭駁無考正義云鄭意依正禮士及大夫皆三十而後娶禮云夫爲婦長殤者關異代也或有早娶者非正法矣天子諸侯昬禮則早矣

親迎

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卿

迎上公臨之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說也哀公問疏○由禮疏引異義云禮戴說天子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之

駮曰太姒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明矣天子雖至尊其於后則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

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主非天子則誰乎（詩大明疏）此天子諸侯有親迎也若不親迎則宜致女云備百姓也（此據曲禮疏補）

三公

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

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石周公太公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卿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

書

鄭駮無考

二伯

王者已有州伯所以復設二伯何欲使絀職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故二伯絀職也何以爲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爲二所以稱伯何欲抑之也

三公臣之最尊者也又以王命行天下爲其威故伯之明有所屈抑也同上

鄭駮無考

九賜九命

周禮說九儀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公羊說九賜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衣服二

曰朱戸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曲禮疏

駮曰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同上○按正義云異義許愼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具如前說

卿得世

今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事政犯君故經譏尹氏齊之崔氏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

地如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文王疏○禮王制疏引此文畧

鄭無駁正義云與許同

朝名

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愼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於海知其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

駮曰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朝通名

諸侯聘

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閒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謹案公

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制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

駁曰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文襄之覇制録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玉海引鄭駁曰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此爲夏殷之禮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間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彊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

天子聘諸侯

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問問以諭諸侯之志
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
竝王
制疏

鄭無駮正義云
與許同

盟詛

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誥
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且盟
非禮故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
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於

禮得盟詛案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曲禮疏

鄭無駁正義云從許義

盟牲

盟牲所用愼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毛詩云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者又云衞伯姬盟孔悝以豭曲禮疏

駁曰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

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

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

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

悝以豭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何人斯疏

諸侯祖天子

禮戴說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又匡衡

說支庶不敢薦其禮下士諸侯不得專祖於王古春

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

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

山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邑亦自立所自宗廟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

謙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郊特牲疏

鄭駁無正義云與許同

立弟

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

賢故得立其弟公羊成十八年疏

鄭駮無考

存二王後

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乎三統之義郊特牲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謹案治魯詩丞相韋玄成治易施讎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玉海引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五代而巳作五王而與左氏說同郊特牲疏

駁曰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上同

○案詩陳風疏引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

妾子立爲君得尊其母立以爲夫人

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通典引此下云則士庶起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 子不得爵命父妾子爲君得爵父母者子之天也

命其母者以妾在奉授於尊者通典作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

緣故也穀梁傳曰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通典引此有入宗廟三字）是子爵於母以妾爲妻非禮也故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通典無此二字）謹案（通典有尚書二字）舜爲天子瞽瞍爲士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僖公（通典此下有本妾子三字）得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服問疏）

駁曰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周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爾不得復立夫人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

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氏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典通

諸侯奔喪

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謹案易下邳傳甘容說諸侯

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許說爲近禮王制疏。案通典引異義云諸侯蕃衛之臣不得棄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內奔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可空空故遣大夫也與此文不同

駁曰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案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通典引作毛伯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於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爲不得禮可知又左傳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

叚寶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往恤所無也豈非
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
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
里外猶奔喪又與禮乖同上

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喪

大鴻臚眭生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
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
相報也許氏又案禮不得以私廢公卑廢尊如禮得
奔喪今以私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

挍討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駐生之說非也通典

駮曰案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崩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揜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

廢公何以卑廢尊同上

諸侯自相奔喪

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謹案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說

鄭無駮正義云與許同

諸侯大夫喪

公羊說卿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文襄霸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士

鄭行過厚非禮譏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說俱不別同姓異姓公羊言當會許以爲同姓也左氏云不當會據異姓也

駁曰案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愍畧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疏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也 並王制疏

訃

今春秋公羊傳諸侯曰薨赴於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謹案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年卒者卒終也是終沒之辭也 雜記疏

駁曰案雜記上云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

不祿者言臣子於君父雖有壽終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赴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也同上

未踰年之君立廟不

春秋公羊說云未踰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云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錄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或議曰許君案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

是背義棄禮罪之大者也

駁曰未踰年君者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謚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於陵云

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

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

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諸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

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旣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卽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非子耶

未踰年之君繫父不

公羊說云未踰年之君皆繫於父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於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於父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父已葬案禮制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

鄭駁無考

諸侯言妾母喪得出朝會不

春秋公羊說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

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案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尊事者禮也卽妾子爲君義如左氏

駁曰喪服緦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襄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通乎其服之間出朝會無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以上四條竝出通典

祔

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朞年然後烝嘗禘於廟愼案左氏說與禮同春官疏

鄭無駁

虞

公羊說虞而作主此從檀弓疏補古春秋左氏說旣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旣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

作栗主謂棗左氏說與禮同（曲禮疏○檀弓疏引此文畧）

鄭無駁（正義云與許同）

虞主

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御覽引此下云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檀弓疏）

駁曰棗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亦然練時旣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

於道左稼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同上

王制

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三寸諸侯長一尺曲禮疏

謹案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禮雜記疏引此句 今山陽民俗祀有石主周禮小宗伯疏引此句 引春秋左氏日徙主石於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木主處也主所藏無明文也書敘

駮曰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左傳哀十

六年疏○御覽引異義云山陽民祭皆以石爲主然則石之爲主由來尙矣而祭祀爨竈祭器弊則埋之而改至新石今破則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取其破石埋之故處於禮無依於事不爾思所未安也○按此文殆當爲鄭駮而文有脫誤姑仍附錄

逆祀

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爲大惡也許君謹案同左氏說禮器疏

駮曰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爲小惡也同上

雨止葬

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士葬先遠日辟不懷言不汲汲葬其親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王制疏

鄭無駁正義云與許同

君死社稷

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傳說昔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

岐山故知有去國之義也謹案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也曲禮疏

鄭無駁正義云從許君用公羊義

戕異義本文無考

駁曰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即邾人戕鄫子是也自內弒其君曰弒者晉人弒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之取殘賊之意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

等皆曰殺夏官疏

刑不上大夫

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曲禮疏

駁曰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下適甸師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同上

贖刑異義本文無考

駁曰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

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

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銅而謂之金鐵知傳

之所言謂銅爲金鐵耳書舜典疏

復讎

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

周禮調人疏引此文云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乃在彼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　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

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

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

讎也從周禮說

鄭無駁正義云與許同

凡君非禮殺臣公羊說子可復讎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讎

駁曰子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喻伐楚竝曲禮疏

拒父

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

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背德逆倫大惡也

駁曰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正義云鄭意以公羊所云公義也左氏所云爲私恩也

毆母

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猶武王爲天誅紂

駁曰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官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士官也正義云如鄭此言毆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之○竝檀弓疏

譏二名

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弑其君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愼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有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義也

鄭駁無考

既沒稱字

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

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從左氏說愼謹案從左氏穀梁說以爲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

駁曰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聖賢乎正義云鄭氏亦同左氏穀梁之說○並曲禮疏

駕數

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駟騵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

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干旄疏○書五子歌疏引此文畧

駁曰亰之閑也周禮挍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書疏引此下云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與此不同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挍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

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

同上。儀禮既夕疏引鄭駮異義云天子駕駟尚書康王之誥康王始即位云諸侯皆布乘黃朱詩云駟騵彭彭武王所所乘魯頌云六轡耳耳僖公所乘小雅云四駟牡騑騑大夫所乘是大夫以上駕駟之文也又以異義

牽入鄭駮疑有誤

罍制 異義本書載

第六罍制

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古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

施如人君下及諸臣　卷耳疏○周禮春官疏引此下云經文惟有詩云我姑酌彼金罍古毛詩說云人君以黃金則其餘諸臣直有金無黃金飾也

鄭駮無考

爵制

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

有過廓然若明非所以飾不得名觴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毛詩說觥大七升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又觥罰不過一一飲而七升爲過多自古周禮說至此從禮器疏參補由此言之則觥是觚觶角散之外別有此器故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是正禮無觥不在五爵之例同上

駮曰觶字角旁支汝潁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氏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一爵三觶相近冬官疏○禮器疏引駮異義曰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寡也觶字角旁從氏

鑾鑣

禮戴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駟鐵疏○

按禮疏引韓詩內傳曰鑾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傅篇文與韓詩說同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鑾異義戴禮毛詩二說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駮

韎韐異義本
韐文無考

駁曰有韎韐無韠有韠無韎韐是韎韐必代韠也其禮合韋爲之又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蒨曉洛跋○御覽引異義云韍者大帯之儀非韠也

贄

案周禮說五玉贄自孤卿以下執禽爲尊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無朝儀五經皆無說庶人工商有贄御覽

鄭駁無考

翟舞

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毛詩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簡分疏

鄭駁無考

鄭聲

命論說按本文命字疑當作魯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

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十九矣故鄭聲淫也樂記疏○按正義云今鄭詩說婦人者唯九篇異義云十九誤也無十字

鄭駁無考

麟

公羊說麟木精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謹案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

駁曰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

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則當四時明矣虎不在靈中空言西方虎麟中央者則得無近誣乎

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左傳疏引此文上有麟生於火而遊於土句孔子備春秋者禮修以致其子左傳疏引此云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修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陳欽說麟西方毛蟲左傳疏此下有金精也三字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爲口故麟來謹案公羊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

衆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亡天下之異
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
驗曰京之閘也洪範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作乂
乂治也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
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必從以爲天下
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
人受命而行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
然也興者爲瑞亡者爲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
瑞災不兼之有乎如此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

窖也並禮運疏。按詩疏左傳疏引此文俱畧

騶虞

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皆獸名謹案古山海經鄒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是其聖獸也春官疏

鄭駁無考

鸜鵒

公羊以爲鸜鵒夷狄之鳥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爲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左氏以爲鸜鵒來巢書所無也

愼謹案從二傳冬官疏

駁曰案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鸜鵒來濟西穴處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爲昭公將去魯國同上。公羊疏引駁曰春秋之鳥不言來者多爲夷狄來也若鸜鵒乃飛從夷狄而來則昭將去遠域之外

公羊說云鼷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有咎在人君

取巳有災而不云改更者義通於此公羊傳成七年疏

穀梁說云隕石于宋五象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而欲行霸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是宋公欲以諸侯行天子道也穀梁傳僖十六年疏

古毛詩說以此龍旂承祀爲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閟宮疏○正義云非鄭所從

京易今說臣勤養君其義理也必望利下弗養道厥妖國有被髮于野祭者御覽

公羊說云襄公三十年叔弓如宋葬共姬譏公不自

行公羊傳昭三年疏

公羊說卿大夫束帛依紳士結茅爲叢書鈔

先王之樂有五節遲速高下本末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降止也樂備五聲而止初學記

有毋之尸饔謂陳饔以祭志養不及親祈父疏

天子笏曰珽珽直無所屈也隋志

地有九州足以承天御覽

非常曰異害物曰災正月疏○上皆異義

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如鹿得苹草以爲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欵誠之意盡於此耳鹿鳴疏

此詩之意以原隰主生百穀原隰之功於人尤大故獨言也信南山疏

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功則加賜衮衣之謂與一曰衮服是也旱麓疏

王雜則色雜冬官疏

獄者埆也因謌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行露疏上皆駁異義

曾數失禮牲數有災不吉則改卜後月御覽○下皆補遺案此條當補在郊卜下

簡狄吞鳦卵而生子後王以爲媒官嘉祥從而祠之路史餘論○案此文當補在郊禖下

禘祫卜不○春秋公羊說祀宗廟遂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古周禮說大宗伯凡祀大神饗大鬼祭大祇率執事而卜日大鬼謂先王也駁曰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御覽○案此條當補在禘祫下

公羊說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

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爲授兵於廟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曲禮疏○案此條當補在祠兵下

諸侯不純臣○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蕃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已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駮曰玄之聞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毛詩周頌疏

脤膰○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

日臏公羊穀梁說生居組上日臏繫据組上日臏周禮大宗伯疏

春秋左氏傳說歲星爲年紀十二而一周於天天道備故人君子十二可以冠自是殷天子皆十二而冠通典○案此條當補在冠下

謹案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子嫡知未二十而往也穀梁傳集解

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毛詩魏風疏

諸侯娶同姓○春秋公羊穀梁說魯昭公娶于吳爲同姓也謂之吳孟子孟子卒不稱夫人諱娶同姓左氏說孟子卒不稱夫人不言葬小君者不成其喪也不當譏譏案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

而犯誅絕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

錫命○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命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有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譏其錫篡弒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與並通)

駮曰從公羊義以鄭伯伐許爲非禮及公羊未踰年爲王亭皆稱子即宋襄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檀弓下疏

○案此條當補在諸侯未踰年出朝會下

失君父終身不得其臣子得昏不○駮曰若終身不除是絕嗣也除而成昏違禮適權也又日不孝莫大於無後終身不除此爲絕先人之統○通典

謹案春秋左氏傳曰徙石主於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粟主也虞主所藏無明文御覽○案此條當補在埋虞主下

卿大夫士有主不○公羊說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謹案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祏於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今山陽民俗祀石主駁曰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菆大夫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孔悝之反祏有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通典

宗廟之主所用之木○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

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猶死猶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爲祭主凡虞主用桑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主之制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一尺皆刻謚於背同上。祭法疏引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又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案從周禮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無駁從許義。案此二條當補在主制下

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墨辟宜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二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駮曰古之率多作鍰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周禮疏○案此條當補在贖刑下

臯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公羊傳疏

大路左氏義以爲行於道路故以路名之穀梁傳集解

山者陽位君之象也象君權壞穀梁傳疏

公羊說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註麟者木精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有仁之性屬東方爲火候火乃木之子故謂之木精公羊傳疏○案此條當補在麟下

駮曰六鷁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敗是陰行也穀梁傳疏